



总第 14 辑
(2018年第二辑)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亚非研究

孙晓萌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刊 名：亚非研究
主办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主 编：孙晓萌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饶宗颐 黄心川 郝 平

主 任：孙晓萌

副主任：金京善 佟加蒙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一丹	王一兵	王邦维	王泽壮	孔建勋	冯玉培	刘 建	刘曙雄
许利平	华黎明	李安山	李金明	李绍先	李丽秋	吴宗玉	邱苏伦
张西平	张朝意	张宏明	张晓君	陈云东	陈利君	杨保筠	陆蕴联
范宏伟	罗 刚	郁龙余	金 莉	拱玉书	贺圣达	贺文萍	胡仕胜
姜景奎	徐中起	梁志明	黄兴球	黎跃进	穆宏燕		

编辑部

主 编：孙晓萌

执行主编：曾 琼

执行副主编：傅聪聪

执行编辑：康 敏

编辑部主任：周利群

编 辑：（以姓氏笔画为序）

米 良	许瀚艺	李 灿	张忞煜	周利群	黄立志	康 敏	曾 琼
傅聪聪	穆宏燕						

2018年第2辑

刊名题词：李 波

投稿邮箱：yfyj@bfsu.edu.cn

中国集刊网：<http://www.jikan.com.cn/>

集刊投约稿平台：<http://iedol.ssap.com.cn/>

目录

CONTENTS

域外视点

- 印尼西加里曼丹省山口洋华人对达雅族神祇的崇拜
.....〔马来西亚〕蔡静芬 / 3
- 巴比伦天文学在希腊化地区的传播
.....〔美〕弗朗西斯卡·罗切博格 著 关瑜桢 张 瑞 译 / 25

语言文学

- 《艾克沙修的圣母》中对历史叙事的反思 张丽芳 / 47
- 伊朗冬至文学奖综述与评析 姜 楠 / 63
-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政治演讲的批评话语分析
——以 2017 年新年致辞为例
..... 闫元元 / 79

历史文化

- 婆罗摩笈多《行星运动指引》(第 1~17 偈) 吕 鹏 译注 / 95

印尼西加里曼丹省山口洋华人对达雅族神祇的崇拜^{*}

〔马来西亚〕蔡静芬^{**}

摘要：本文介绍了西加里曼丹省山口洋地区的华人对达雅族神祇的崇拜现象。拿督公是马来人的神明，广受西马与东马地区的华人崇敬。砂拉越（东马）的许多土地公寺庙里都有一个或多个附属的拿督公庙。在砂拉越中部地区，也有以拿督公为主神的庙宇。然而，敬拜达雅族神祇的啦督公在砂拉越则是闻所未闻，只局限于西加里曼丹邻近地区的华人社区。仪式、信仰和符号不断得到调整和转化，以稳定和迎合社会的情感需求，其中土地公、拿督公、啦督公一直被认为是庇佑和看顾民众的守护神。本文旨在进一步理解华人民间信仰对其社会环境的反思性和适应性。

关键词：啦督公 拿督公 海外华人 西加里曼丹 宗教

一 研究背景

2016年2月22日，共232位灵媒参与在印尼山口洋举行的崇拜游行，

^{*}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5JT001）资助。

^{**} 蔡静芬，马来西亚砂拉越大学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社会学系高级讲师，Email: gelena@unimas.my。

其中包括多位广受民众崇拜的神祇: *Datok Batu Hitam*, *Datok Bujang Pelanduk*, *Datok Gelang Putih*, *Datok Gunung Besi*, *Datok Habal*, *Datok Hitam*, *Datok Iban*, *Datok Kuning*, *Datok Tanjung Kemuning*, *Datok Tujuh Pulau*, *Datok Ular Putih*, *Nek Sukgi*, *Nek Datuk Iban*, *Datuk Nek Macan*, *Datuk Nek Riup*。这些灵媒佩戴着饰有犀鸟纹的头饰, 衣服上缀有豪猪刺、猴子和麝香猫的头骨, 以及几颗野猪牙, 其中女性灵媒大多身穿及膝长裙, 佩戴传统图案和用珠子制成的头饰; 也有灵媒穿着中国明朝士兵的服装, 而女士则穿着类似中国唐代或明代的服饰。基本上可以通过灵媒所穿的衣服轻易辨认出他们各自的民族, 例如穿着传统达雅族服装的就是达雅族的灵媒, 身穿唐代或明代服装的就是华人灵媒。

除此之外, 还有穿着打扮比较夸张的灵媒, 有些甚至用长铜针贯穿脸颊, 加上装满利刀和钉满铆钉的座椅, 活动总是吸引世界各地很多游客慕名而来。这项活动在国际上常被称为十五暝^①游行, 但在印尼当地则被称为“乩童游行”。“乩童”^②是指能够被神灵等超自然力量附身的人。十五暝游行于2009年正式成为印尼主要的旅游盛事, 自此“乩童”一词变得越来越普及, 当地华人称之为“邦童”或“坐基”。^③

不少记者和学者曾经报道或写及此项一年一度的特色活动, 并以此作为西加里曼丹地区民族共融的典范, 表扬其宗旨贯彻政府提倡的“合一于多元”理念。陈美恩 (Margaret Chan) 曾写道: “西加里曼丹地区三大民族号召一众啦督公, 华人向世人展示与达雅族和马来人亲如手足, 情同兄弟, 而且深深根植于西加里曼丹的文化之中。”^④ 此外, 把华人塑造成马来人神明“拿督公”和达雅族神祇“啦督公”, 也表现出他们在后苏哈托时

① 当地华人称为“正月半”。

② 在当地的客家话中, “乩童”一词并不常用。当地客家人通常称他们为“邦童”, 但其确切含义不明, 一般认为是指被神明选中附身的人, 另有一个广泛使用的名字叫“坐基”。几个上了年纪的当地客家人认为“乩童”一词比较粗俗, 他们称之为“土话”或“粗话”。相反, “邦童”和“坐基”是比较礼貌的用语。在砂拉越地区, 客家人称具有相同能力的人为“童身”, 而被神明附身的行为则叫“落童”。

③ 本文出现的客家话发音都是根据山口洋当地人所用的客家话拼写而成。在写短信、Facebook消息的时候, 他们通常会把方言用英文字母拼写出来, 但不会影响理解。

④ Chan, Margaret, “The Spirit-mediums of Singkawang: Performing Peoplehood of West Kalimantan,” in *Chinese Indonesians Reassessed: History, Religion and Belonging*, eds. by Sai Siew-Min, Hoon Chang-Yau,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2.

代对其他民族的接受、尊重，不仅将他们呈现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而且寄托着一种对其存在的公开承认，还将其刻画在新政府提倡的社会文化景观之中。虽然活动取得如此成功，但由于其中涉及将穆斯林塑造为灵媒，以及灵媒现场给小狗和活鸡割颈放血等血腥场景，活动还是引起伊斯兰教区和动物权益团体的强烈不满。

本文尝试进一步说明山口洋地区华人对达雅族神祇的崇拜。现时只有陈美恩曾简要介绍过十五暝游行活动期间的达雅族神祇和灵媒^①。虽然砂拉越的人口分布与西加里曼丹地区非常相似，两者均以达雅族为主，但在砂拉越却未曾发现对土著神祇有任何崇拜活动。此外，砂拉越华人数量也较多，仅次于达雅族，其中山口洋更是华人比例最高的印尼城镇，其20万人口中有50%是华人（客家人）。

迄今未有任何关于砂拉越华人敬拜达雅族神祇的记载或文献，笔者自2008年以来一直对砂拉越华人信仰进行观察和研究。对所有土地公庙宇^②及祭坛、木材采伐营地的寺庙、砂拉越油棕种植园进行实地考察后，发现当地唯一受人敬拜的非华人神灵就是马来人的拿督公。在76座土地公庙宇中，有35座内设附属的拿督公庙，其余的都是华人普遍供奉的其他神明。拿督公的祭坛通常设于主殿外（侧面或前方），永不会置于主殿内，除非那是以拿督公为主神的寺庙，如实包勿^③的庙宇。

这些数据由笔者在2016年7月至11月期间收集，当时用于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合作项目。^④笔者后于2017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寺庙和乩童传统文化的书，^⑤旨在发布在西加里曼丹进行实地考察所得的结果。笔者又在2017年2月至4月期间多次亲自到访，以进一步了解十五暝游行活动和其他华人祭祀仪式。

① 详见 Margaret Chan 书中对2007年和2008年山口洋民众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盛况的描述。Chan, Margaret., *Chinese New Year in West Kalimantan: Ritual Theatre and Political Circus in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Volume 3, 2009, pp.106-142.

② Chai, E. 2014. 砂拉越大伯公庙平面图汇集 (Sibu En An Teng Association)。

③ 实包勿距离砂拉越北部沿海城镇民都鲁约120公里。

④ 北京外国语大学青年学术创新团队项目支持计划，项目名称为“在文明的交汇处——婆罗洲的社会文化变迁”。

⑤ Chai, E., *Of Temple and Tatung Tradition in Singkawang*, Sarawak: Unimas Publisher, 2017.

二 拿督公与啦督公

拿督公的两个翻译“Datok”和“Datuk”可以互换使用,在马来语都是指“祖父”的意思。印尼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出国家语言标准化系统,旨在对马来语的语法、拼写、发音、结构和句子使用进行规范,本来一直沿用的“Datok”被改成“Datuk”,即把元音“o”改成“u”,自此祖父的正式拼写为“Datuk”。1993年9月,政府向所有公立学校发布一份官方通告^①,强制要求所有公立学校使用正统发音,而口语考试也要以语言标准化系统为依归。然而,目前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使用“Datok”这个拼法。

在印尼语中,“祖父”是“Kakek”,而“Datuk”则指“曾祖父”。由于印尼国内不同族群所使用的都是同一语系的南岛语言,因此印尼语中有很多来自爪哇语、武吉士语、米南加保语和马来语的字词。在西加里曼丹,仅次于达雅人的第二大族群是马来人^②。也就是说,在省内“Datuk”一词可以指“祖父”,也可能是指“曾祖父”。另外,华人是西加里曼丹省的第三大族群,他们对“Datuk”一字的应用也绝不陌生。与马来西亚的情况一样,人们在日常对话中常说“Datok”。即使在2016年十五暝游行活动委员会的正式登记册上,对达雅族神祇的称谓也是“Datok”,而非“Datuk”。在山口洋地区的祭坛上,达雅族神祇的名字也通常写成“Datok xxx”,但仍有一些使用官方版本的“Datuk”,如山口洋中部的“Datuk Panglima Hitam”。

此外,当地华人在称呼达雅族神祇时也常以“Latok”与“Datok”互换使用。“La”源于客家方言,客家人称原住民为“La ci”(拉子)。在砂拉越,人们同样以此称呼达雅族,只是不同方言之间略有不同:客家人使

① Surat Pekeliling Ikhtisas Bil. 2/1993 Tarikh Penyempurnaan Pelaksanaan Bahasa Melayu Sebutan Baku.

② 西加里曼丹统计机构2016年的数据显示,西加里曼丹省的总人口为4716093人。最大族群是达雅人(32.75%),其次是马来人(29.75%)、华人(29.21%)、爪哇人(5.25%)、武吉士人(0.3%)和其他族群(9.85%)。

用“La zi”或“La'a”，而潮州人和福建人则用“La kia”。虽然山口洋和砂拉越所用的客家方言属于同一群组，但字尾所用的音节却略有不同，山口洋的人说“La ci”，而砂拉越的人则说“La zi”。然而，“La zi”或“La kia”在砂拉越的政治舞台上引来不少争议，达雅人的领导称这个词具有贬义，带有不文明或低级的负面含义。因此，每当砂拉越华人在日常对话中谈及达雅人的时候，都会表现得相当谨慎。笔者到山口洋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时，也留意到这个现象。当华人彼此谈话时，通常会随便使用“拉子”这个词，但在正式场合，即使大家都在说客家方言，他们也会改用“达雅族”。华人不会在公开或正式场合的对话中使用“拉子”这个词，以免触及敏感的种族问题，引起不安。

“Datok”一词已获宗教事务部下辖的佛教社区指导办公室（BIMAS Buddha）正式确认。与山口洋地区的寺庙或祭坛有联系的乩童可以在此办公室进行注册，以便有资格在十五暝庆祝活动期间参加游行。注册有效期为三年，必须在活动前一年完成注册。在BIMAS Buddha注册名单中乃至西加里曼丹整个地区，敬拜达雅族神祇的寺庙都被列为“Datok”。举例来说，位于山口洋北部的一座寺庙（Sungai Garam Hilir附近）就被注册为Cetiya Datok Bujang Hitam。按照山口洋佛教发展委员会的分类，“cetiya”是指面积小于24（4×6）平方米的寺庙或祭坛，而大于24（4×6）平方米的就归类为“vihara”。虽然也有专门供奉马来人神明的祭坛，但此事已经引起穆斯林委员会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对于有马来人参加乩童游行，社会上也出现许多争议。有关山口洋地区应否供奉马来人的神明或马来人应否参与十五暝庆祝活动等问题，均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

三 守护灵

很多当地人（包括华人）都相信世上每个地方都住着一个“守护灵”，特别是在岩石、山丘、河流和树木等自然景观中，以及与世隔绝的偏远地区。除非有人擅闯边界或恶意干扰，守护灵通常都不会伤害人。与幽灵或

鬼魂不同，守护灵被认为已在某个地方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是那个地方的“居民”或“主人”。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守护灵出没于房子后院、道路中间或建筑工地的灵异故事。除非被激怒，否则这些守护灵通常不会带有任何攻击性。可是，被惹怒的守护灵却可能会对人构成威胁，引起疾病、精神错乱甚至死亡。相传守护灵具有老虎、水牛、毒蛇、猴子等动物的形态，也有些看起来像半兽人。

我们时常听到守护灵显身的故事，几乎每个人都有过或听过类似经历，例如在丛林里不小心踏进守护灵的领地，或者一时情急在路边小便，从而激怒守护灵。据说如果小孩在晚上哭个不停，可能就是他们在院子里玩耍的时候碰上了守护灵，或者在玩球期间不小心踩到了守护灵的尾巴。

有关守护灵的故事比比皆是，却似乎未有引起太大的恐惧或担忧，皆因人们有办法安抚被激怒的守护灵。常见的方法莫过于寻求乩童协助。被神灵附身的乩童会与守护灵平心静气地沟通，了解其生气的背后原因，通常再加以供奉就能平安了事。如果守护灵不愿接受这个提议或本身过于凶猛，那就要进行驱魔仪式，但大多数乩童都不喜欢走到这一步。

以下故事的主人公是住在山口洋西部 Jalan Diponegoro 的一个家庭，他们家旁边的土地正被夷平用来兴建饭店，以下经历是由受害人的弟弟在2016年7月3日向笔者亲述。

有天晚上，我们一家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突然间听到一声巨响。姐姐冲了出来，抓住自己其中一只手臂，说在洗澡的时候感到有尖锐的东西在划她的手臂。我们一看，发现她的手臂上有一道长指甲留下的抓痕，看起来像是动物的抓痕。我环顾了后院，但什么都没有看到。姐姐说浴室的门一直锁着。妈妈在姐姐的伤口上涂了乳霜。虽然没有流血，但伤口是红色的，而且会痛。那天晚上，妈妈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被一头长着人类手脚的动物追赶，醒来后因为害怕也一直没睡，直到天亮。

早上我们决定到 pekong^① 走一趟。那个被必德将军附身的乩童说那是守护灵所为，目的是报家园被毁之仇。那个噩梦则是守护灵给我们家传达的信息。神明又说那个守护灵想将我们赶出去，而且誓不罢休。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很害怕，可是要夷平土地的又不是我们，而是那些地产商。神灵让我们在祷告^② 后再回来一趟，并带上五种花、槟榔叶和棕榈花苞。

那天晚上，我们按照指示回去，那个乩童这次被 *Datok Bujang Hitam* 附身。他先对我的姐姐进行了洁净仪式，又要她喝一杯符水，再用那五种花泡水冲身。之后 *Datok Bujang Hitam* 让我带他去见那守护灵，于是我就带着他跟他的助手一起去。姐姐、妈妈和妹妹就在庙里等着。

抵达我家后，助手点了乳香，然后 *Datok Bujang Hitam* 手拿着曼道刀^③ 冲进我家里。助理要我留在外面，所以我没有跟上去。他在屋内不停地晃动着他的刀子，又到处撒黄米^④。过了一会儿，他从房子里出来，去到隔壁的空地，说我们必须宰鸡祭祀让守护灵息怒，再用其他东西好好供奉，比如说油炸香蕉馅饼、炒山药和糕饼等，还要烧香和烧纸钱。我们按要求用食物供奉，每周四晚上烧香和烧纸钱，共十二次，最后总算把事情平息了。

想让守护灵息怒，通常要用食物供奉，还要烧香、纸钱和蜡烛等。动用驱魔仪式是非常罕见的情况。正如山口洋一位非常有名的乩童所说：“我们不应该强迫守护灵离开，但如果真的别无他法，唯有邀请守护灵离开，但绝不能使用武力。人类要学会与超自然力量维持友好的关系，这样才能彼此和平共处。”

找到问题症结所在后，富有经验的乩童便可邀请不同的神明附身。

① 西加里曼丹当地华人进行祭祀的地方。

② 穆斯林在日落之后所诵的祷文称为“Maghrib”。

③ 加里曼丹达雅族的传统武器，看起来像砍刀，但刀片较大。手柄通常用鹿角制成（鸟头形状），再用动物毛或人的头发作为装饰。

④ 大米与磨碎的姜黄的混合物。

以这个家庭的情况为例，在确定问题的确与守护灵有关之后，乩童就请来其中一位达雅族神祇 *Datok Bujang Hitam* 帮忙。至于他们邀请哪位神灵来解决问题，则取决于乩童本身的偏好和求助者的实际需要。如果求助者感到头痛或身体疼痛，通常会求助于华人神明；但如果他们认为疼痛是巫术所为，则会选择找达雅族神祇帮忙。然而，若乩童认为某位华人神明可以化解巫术，也会邀请他前来医治饱受折磨的受害人。此外，如果乩童比较信奉达雅族神祇，则会邀请啦督公附身。同理，若客人认为某位神明更能有效帮他们消灾解难，也可选择邀请指定的神灵。在山口洋地区，华人神明和达雅神祇可谓双帆并举，即使是华人也经常向达雅族神祇寻求庇佑。

四 华人的诸神殿

在进一步了解啦督公之前，我们必须对山口洋华人崇拜的各种神明有一个基本认识。与许多华人社区一样，当地华人信奉各式各样的诸天神佛，如有名的齐天大圣、哪吒、济公和关公等，还有一系列冠以“元帅”头衔的军神。中国的诸天神佛从极乐之地下凡救渡众生，种类繁多，且范围广泛，其中“伯公”是最普遍的供奉对象。相传他是土地的守护神，类似现实世界中的地主。在夷平土地、进行耕作、开山采矿甚至渔船靠岸或进行水上活动之前，人们都会向伯公祈求庇佑，以保一切平安顺利。这个“千庙之城”内有各式各样专门供奉不同神佛的寺庙，包括官田伯公、林山伯公、青山伯公、大伯公、泰山伯公、白石伯公、太王伯公、林伯公、裕山伯公、黄伯公、青叶伯公、水口伯公、五方伯公等。据山口洋中部一位庙祝说，相传每位伯公只负责守护某个区域，除非受到特别邀请，否则不会入侵由另一位伯公负责的区域。他又解释说：“每座庙通常只负责守护某个区域，例如一个村庄、一条小巷、一座山的山脚、一个河口，甚至是城镇内的某个角落。比方说，守护山脚的伯公法力不能远及河口，反之亦然。”从以上描述可见，伯公是负责看顾和保护某个区域的守护神。

另一个常受人供奉的神明是土地公，角色与伯公类似，通常在每家寺庙的主祭坛下方，有时神主牌上会写着“土地龙神”。相传伯公会向土地公托付某片土地，让土地公负责看顾和保护。根据某些受访者的说法，若伯公是老板，那土地公就是其助手。其中一位乩童更是说道：“伯公是日理万机的神明，从早到晚在帮助别人，所以也会累也需要休息。有时当伯公稍做休息或去跟朋友聚一聚的时候，便需要土地公帮忙接管一段时间。”由此可见，这两位都是在各自区域内负责看顾和庇护人们的神明。

除此之外，山口洋地区华人供奉神明的习俗还有一个有趣之处，就是许多寺庙都供奉着伯公的妻子伯婆，其神位通常与伯公并列安放，而且一定是在伯公的右面。根据当地习俗，民众会在每年农历六月初六于同时供奉伯公、伯婆的寺庙举行“神明生^①”庆典活动；而没有供奉伯婆的寺庙，则会在不同的月份庆祝，包括称为鬼月^②的农历七月。

五 达雅人的诸神殿

与华人满天神佛的文化相类似，达雅人供奉一系列不同的神明，并相信它们可以庇佑苍生，使民众免受邪灵、魔咒、不幸和疾病缠身。虽然部分达雅人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但仍有很多人追随传统信仰。在进行实地考察期间，笔者就经常看到信奉基督教的达雅人求乩童指点迷津。其中，一位信奉基督教的乩童更是指出：“在宗教出现之前，传统早已存在。”由此可见，对达雅族神祇的崇拜已被视为传统习俗的一部分，并不等同于基督教或天主教等其他宗教。

在西加里曼丹的达雅族社区（尤其是在山口洋地区为数最多的

① 神祇的寿辰称为“神明生”。

② 在砂拉越和西马许多华人社区，每年农历七月被认为是鬼门关大开的月份，往生者的灵魂这个时候会回到凡间。为表尊敬，此时除了盂兰盆节之外，所有寺庙一律禁止进行其他庆祝活动，但山口洋地区的情况并非如此，该地的寺庙全年都会举办庆祝活动。

Dayak Kanayatn），Pantak 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类似于砂拉越伊班族的神明 Petara，也跟华人神明中的太上老君相似。Dayak Kanayatn 认为，Pantak 盛载着无数为人民战死沙场的英雄勇士的灵魂。其神像通常以红木制成。每当有备受世人敬仰的英雄不幸过世时，民众都会举行仪式来感谢并表扬他曾做出的牺牲和努力。这位神明的地位得到整个社区的认同，他们更为此特意建造 Pantak 神像。Pantak 通常成双成对出现（见图 1），但也有单个 Pantak 神像（见图 2）出现的例子。相传已故英雄或领袖的灵魂会通过仪式转移到 Pantak 神像上并得到永生。然而，并非每个拿督公庙都有 Pantak 神位。家里有 Pantak 神像的信众每天都会像供奉拿督公那样举行崇拜仪式，但也有人只在特别时节或场合（如拿督公寿辰或特殊仪式开始之前）才到寺庙祈求神明庇佑。民众通常祈求 Pantak 看顾和庇佑，以保阖家平安，特别是医治由恶灵或巫术引致的疑难杂症。在十五暝游行活动当天清晨，他们会为 Pantak 举行“血祭”仪式，找来一对家禽或黑色雄犬割颈放血（见图 3），再将血洒在 Pantak 的祭坛上，并将斩下的鸡头或狗头献给 Pantak（见图 4）。整个仪式旨在祈求接下来的游行活动平安顺利，并得到神灵看顾和庇佑。



图 1 位于山口洋萨利山的一对 Pantak 神像

图片来源：蔡静芬提供。



图2 位于山口洋 Jalan Diponegoro 的单个 Pantak 神像

图片来源：蔡静芬提供。



图3 Pantak 血祭仪式

图片来源：蔡静芬提供。



图4 向 Pantak 献上鸡头

图片来源：蔡静芬提供。

民众普遍认为 Pantak 是至高无上的神，因此不会附身于凡人。换句话说，Pantak 无需以凡人的身体作为媒介，也可往来于灵界和凡间。Pantak 会托梦告知其守护者自己的一切需求。守护者通常是一位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不一定是乩童。以位于山口洋萨利山的 Pantak 为例，其守护者在 2016 年 11 月梦见 Pantak，并受其嘱咐要建造一座祭坛，但由于这位守护者住在城镇外的郊区，于是通过电话将信息传达给萨利山的乩童，那位乩童之后中了彩票获得巨款，并在一个月内修成了新的 Pantak 祭坛。

六 啦督公及祭坛

许多寺庙旁边都有一座小小的建筑，乍看之下像拿督公的祭坛（见图 5），但祭坛内供奉的其实是被称为“啦督公”的达雅族神祇。像华人供奉的祭坛一样，啦督公祭坛上放有一个香炉（有时是两个），一个用来烧线香，另一个用来烧乳香。不同之处在于，啦督公祭坛通常不设神像，只放画像（见图 7），有时甚至只在香炉后方放一个罐子（见图 6）或一把曼道刀，罐子上饰有吉祥鸟（如青鸾或犀鸟）的羽毛。某些祭坛上也有用木头或黏土制成、上面刻有啦督公名字的神主牌。



图5 寺庙旁边的啦督公祭坛

图片来源：蔡静芬提供。



图6 放着甌子的啦督公祭坛

图片来源：蔡静芬提供。

画像中的啦督公通常留着胡须、肤色偏黑而且体型粗壮，盘腿坐在石头或地上，头戴青鸾羽毛头饰，面部表情通常相当凶悍。画像背景一般都是丛林、河流、山脉或海洋等自然景观，有时啦督公身旁会有一只猛虎（或者每边一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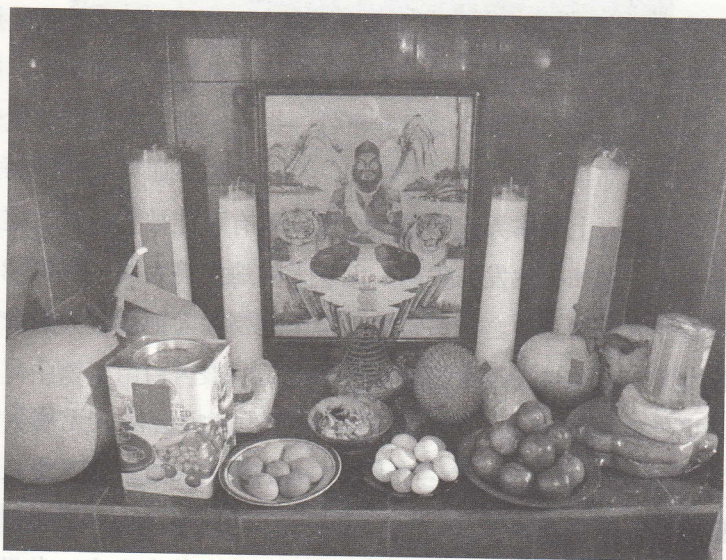


图7 放着画像的啦督公祭坛

图片来源：蔡静芬提供。

民众普遍认为啦督公是曾经服务人民的战士和领袖过身后的灵魂，通常被形容为愿意自我牺牲的英勇战士，虽然总叫敌人望而生畏，却受万人敬仰。像 *Panglima Hitam* 这类啦督公就被认为是史前时代的英勇战士，非常凶悍而且脾气暴躁，一般隐身于山岭之中；至于 *Latok Bujang Putih*，其性情则比较温和，而且平易近人，通常居于丛林里。除此之外，还有相传是南海群岛守护者的 *Latok Tujuh Pulau*，他能够控制大海巨浪，很多渔民都会向他祈求庇佑，以保万事平安和渔获丰富。某些啦督公更被认为具有狩猎、种植、捕鱼和驯服野生动物的特殊能力。信众通常以另一位神明（华人神明或啦督公）的话语对啦督公进行供奉敬拜。有时啦督公也会托梦于人，表达自己期望受人供奉的意愿。常见情况如下：一位受神秘疾病折磨的信徒向神明求助，神明通过乩童诊断问题所在，确认是某位啦督公已经复活重生，并且希望受人供奉。要治愈自己的病，就须同意帮助为那位啦督公建造祭坛，或者成为其灵媒。在大多数情况下，信徒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建造祭坛，另一方面成为所供奉的啦督公的灵媒。除此之外，也可能会出现其他情况，例如某位乩童在被附身期间与另一位啦督公“相遇”，并将信息传递给寺庙助理或信众；或者由啦督公直接托梦嘱咐。

啦督公天生无所畏惧，而且富有牺牲精神，因此广受世人敬仰和信任。信众经常祈求啦督公帮他们解决各种问题，例如遇上守护灵、被神秘疾病缠身，以及其他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据说，所有神秘或突发性的疾病或行为改变，都是由某几个原因引起。举例来说，如果你在外面或骑摩托车的时候刚好碰上爱作弄人的孤魂野鬼，就有可能被它附身，继而改变你的行事作风，例如突然发狂尖叫，无缘无故地大笑大哭，也可能会大发雷霆，开始打人或扔东西。在正常情况下，只要家人把你带去找啦督公帮忙（见图8），凶悍的啦督公可替你成功驱除恶灵。

除此之外，相传遇上“鬼火”之类的妖术，也会使人无故生病。人们相信习魔之人会向火球施咒，如火球在人的头上飞过，那这个人就会生病，若被火球直接碰到，更会引起严重疾病，因此很多人都不会把洗干净的衣物晾在室外，以免被鬼火接触到，继而令穿衣的人生病。啦督公一般会以诵经的方式化解咒语，帮助受害人洁净身体。

很多人都相信嫉妒之心会招惹不幸，驱使心肠不好的人不择手段地施咒害人。如女士突然无故掉发，或者浑身瘙痒，可能就是被心存嫉妒的人下咒。此时只要向啦督公求助，神明便会给你写一张符，只需把符烧掉放进一杯水里，再把符水喝下就行。此外，啦督公还会给你另外写一张符，你要把它带回家烧掉，再把灰烬丢进加了五种花的水里，最后用水冲身就可以解除“咒语”。



图8 啦督公的乩童替一位被附身的女士作法

图片来源：蔡静芬提供。

七 祈福和祭品

与华人崇拜神明的方法相类似，信众通常会点燃蜡烛和香火向啦督公祈福，其中多使用白色蜡烛，而红色蜡烛则用于供奉华人神明。此外，也有很多人烧“黑香”来进行供奉，全属个人喜好，某些啦督公的信徒甚至没有区分该用什么类型的香烛。向其中一位女信徒查问此事时，她表示：“只要我们诚心来祈福，神灵就会高兴，用什么颜色的香烛都没关系。只要点在点香的时候清楚地禀告，诚心祈求，就算没有祭品，啦督公也会心领神会。”

在一般情况下，信众在祈福时需为神灵准备食物，如油炸香蕉、炒山药、油炸甘薯和其他当地美食。如果是为了治病，则需以活鸡作为祭品。若信徒是因遇上或激怒了守护灵而求助于啦督公（如上文提及和 Jalan Diponegoro 那个家庭的情况），就必须以鸡血进行血祭以求神恩。如遇上更严重的情况（如被施巫术），则需用上黑色公狗的血。方法是将狗割颈放血，将血倒入罐中，再用黑布密封。但在此之前，啦督公的乩童会先诵经写符、撒黄米以及用曼道刀来对抗邪术、驱除恶灵。此时乩童的助手也会从旁协助，洒具有净化作用的圣水。华人神明的“圣水”是指用抹草浸泡的水（见图9）；而啦督公的“圣水”，则是以铁树叶（见图10）制成，有时也会加入抹草一起浸泡。此外，在啦督公祭坛上经常会用到槟榔叶和棕榈花苞，乩童偶尔也会奉上米酒给啦督公解渴。在供奉啦督公时很少会用到纸钱，但由于大多数啦督公祭坛都置于华人神明的寺庙内，因此信徒通常都会顺道给啦督公烧一些纸钱。



图9 用抹草浸泡的圣水
（华人神明）

图片来源：蔡静芬提供。



图10 用抹草和铁树叶浸泡的圣水
（达雅族神祇）

图片来源：蔡静芬提供。

八 啦督公的灵媒

灵媒（或乩童）是啦督公和信众之间沟通的媒介，但有一点值得留意，有时虽然祭坛前方可能只显示某位啦督公的名字或画像，但实际上里面可能供奉着好几位啦督公。要清楚了解某个祭坛上所供奉的啦督公，最好先向乩童查询。如上文所述，乩童能够让不同的神灵附身，因此经常被Latok Bujang Putih附身的乩童也有可能偶尔被不同的啦督公附身，这取决于乩童和神灵本身，以及求助信众的实际需求。像很多华人神明一样，达雅族神祇对所有种族一视同仁，也曾附身于很多华人乩童，而且不会出现语言障碍，因为他们都是说神明的语言。

很多大型寺庙里都有一位经验丰富的乩童大师，负责指导和训练初级乩童或刚开始被神灵附身的新手。初级乩童一般称为“anak buah”（即弟子的意思）。当地人普遍相信两类乩童，一类是家族里有其他乩童的，通常这类乩童都是由家族长辈曾经侍奉的神明亲自挑选；另一类是跟随大师学习灵媒之术的乩童，大师会教他们如何通过膳食或在某段时间内进行祷告来净化身体，也会邀请神明附身于弟子，测试他们是否适合为神明服务。这两种乩童都需要大师从旁指导，经验不足的乩童将无法成功让神灵附身或离开。最坏的情况是神灵在附身期间突然离开乩童身体，导致乩童受到严重伤害。笔者曾目睹一名初级乩童在摇动装满刀子的座椅时脚部被锋利的刀片刺穿，据说就是因为神灵突然从乩童身体里飞走，那位乩童脚部严重受伤，伤口缝了超过30针。

到啦督公祭坛祈福无需特别挑日子，这有别于华人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向神明祈福的习俗。信众可以在方便的日子和时间前往祈福，但通常都是在晚上，这时是通过乩童与啦督公进行沟通的最佳良机。设有啦督公祭坛的寺庙每逢周四晚上香火特别旺盛，因为乩童会在此时向啦督公祈福，并对各种武器用品（如曼道刀）进行作福仪式。如信众有任何饰物或香油需要作福，也可将它们置于乳香的香火之上，以接受神明的祝福，在整个祝福仪式进行期间，乩童会被神灵附身。

九 女性啦督公

除上文所述的啦督公祭坛之外，还有一些神龛专门供奉女性形象的拿督公，这些神明叫作“啦督婆”，有时称为“Nek^①”，与上文提及的伯公、伯婆情况不同，笔者从未遇到把啦督公、啦督婆一起供奉的神龛。供奉啦督婆的习俗与啦督公大同小异，都是在主坛上放两个香炉，一个烧线香，另一个烧乳香。某些神龛放有啦督婆的画像（见图11），也可以放写上名字的神主牌。前来向啦督婆祈福的信众，一般都是祈求好运和婚姻顺遂，特别是与怀孕分娩相关的事情。信众普遍认为啦督婆能够保佑准妈妈顺利分娩。盐町附近地区就有一位以这种能力闻名的啦督婆乩童。很多孕妇都会在家人的陪同下前来祈福，并带上鲜花、椰子、油炸香蕉和当地甜点以表敬意，希望在分娩前祈求啦督婆庇佑。成功诞下婴孩后，家人也会回来酬谢神恩，并祈求啦督婆在坐月子期内继续看顾。啦督婆通常会附身于乩童，写下护身符以保母子平安，并让邪灵速速远离。此外，当地流传有称为“长手指甲鬼”的女鬼，专找产后母亲吮吸她们的血液，令她们流血致死。人们普遍认为啦督婆能够保佑这些准妈妈，使她们免受伤害，同时驱魔镇煞。

对位于山口洋市中心的加里曼丹路，信众称这种女性形象的神明为“啦督妹”（见图12）而非“啦督婆”，他们与寺庙庙祝异口同声地解释说，这种神明应是年轻貌美的女子，因此不应称为“婆”，反而该叫“妹”。客家人称年轻女性为“阿妹”，因此当他们向这位神明祈福时，也会称其为“啦督妹”。很多人认为这位神明能保佑单身男女尽快找到好姻缘。如果情侣一时迷失方向、感觉疏离，啦督妹也可以“召唤”爱人回到身边。祈福仪式需要用到五种不同的花、五种不同颜色的衣服、家禽和其他常见食品。若爱人回到身边，则必须以啦督妹最喜欢的美食（如用椰子制成的甜点）作为酬谢。

① “Nenek”的缩写，印尼语中是“祖母”的意思。



图 11 啦督婆的祭坛

图片来源：蔡静芬提供。



图 12 啦督妹的神龛

图片来源：蔡静芬提供。

十 结语

对达雅族神祇的崇拜和供奉，是印尼山口洋乃至整个西加里曼丹地区的华人文化习俗，其中包括 Sekura、Sambas、Pemangkat、Sungai Panyiah、Sungai Raya、Mempawah 和坤甸等多个城镇。本文简述了山口洋地区民众崇拜啦督公的现象，但达雅族神祇在西加里曼丹地区整个宗教信仰结构中所占的位置始终不变。华人社会的“众神论”充分体现了多元守护神的概念，这些神灵一直在看顾着人民的福祉。达雅人相信存在一位至高无上的神，而受人敬仰的身故的勇士、战场上的英雄也可转化为慈悲为怀的神明，华人社会对这种概念也绝不陌生。啦督公的祭坛布置、祭祀用具及祈福仪式都易于遵循。对啦督公的崇拜，算是为民众提供了又一个选择，帮助解决常理无法解释的事情，如守护灵的故事、被人施咒毒害和其他世人无法解释的怪病，这些都容易使人们产生焦虑和紧张的情绪。来自达雅族神祇的庇佑能够安抚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面对各种不确定性。达雅族神祇被视为不同地方的守护神，就像大伯公一样。

由各种超自然力量（如守护灵）引起的不安和恐惧，无疑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西加里曼丹省在地理上与世隔绝，而且农村和城市差异极大，被认为是印尼一个比较贫困的省。大部分人口依靠土地资源维生。如耕作、采矿、捕鱼、采集林产品等，可惜产量微薄，通常只够勉强糊口或拿到当地市场上售卖。此外，这部分印尼地区仍相当落后，而且缺乏基础设施，即使如山口洋、Mempawah、Sambas 和 Bengkayang 等城镇也没有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医疗设施更是非常有限，只有坤甸和山口洋等大城镇设有医院。由于大部分父母根本无法满足某些上学基本需求（例如购买文具、校服或支付学费等），当地的识字率水平非常低。由于缺乏这些基本物质，当地人民感到相当不满，而且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

身处俗世，面对各种各样无法解释的经历，民众往往会向另一个世界寻求答案，因此向神灵求助在这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以灵媒作为两个

世界之间沟通的桥梁，这些神明扮演着医生的角色，为民众诊断疾病、安排治疗和调制草药，也针对信众所面对的奇怪事情提供答案和化解方法，帮助减轻心理压力，同时舒缓紧张情绪。除此之外，通过举行祈福和祭祀仪式，信众也会感到自己手握控制权，继而更有力量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如上文所述，对达雅族神祇的崇拜，是帮助民众面对人生起伏的一种方法。

在西加里曼丹省，乩童在当地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人民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是灵界和凡间两地之间的沟通媒介，以其特殊力量帮助世人和侍奉神灵，向民众传达神灵的旨意和化解方法。人们甚至举办十五暝游行这类活动，可见他们深受当地社区和政府的尊重和敬仰，而不只是陈美恩所说的那种“临时的民族性”。此外，我们也应深入探讨人们参与活动的根本原因。西加里曼丹省的乩童必须在佛教社区指导办公室注册，才有资格参与十五暝游行活动，并获得半天活动的经济补贴。尽管 BIMAS Buddha 没有明言，但许多乩童都是为避免注册资格被剥夺而被迫参与活动。如丧失注册资格，他们便不能合法地经营寺庙或侍奉神灵和人民。每年都有许多居于其他地方的乩童特意回来参加游行，就是为了保住资格。除此之外，他们参与活动背后还有其他目的，例如让自己感到满足、寻求民众和政府认同，以及与其他乩童建立兄弟情谊等。

最后重申一点，华人神明和达雅族神祇的崇拜活动和象征意义已深入社区生活众多方面，而且为民众提供各种途径解决当今存在的社会问题。本文仅简述了印尼西加里曼丹省一部分华人的信仰情况，期望未来能开展更多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让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个丰富多样、团结共融的社区。

责任编辑：康敏